

6
朱德明復活開山機

(山東快書)



河南人民出版社

朱德明復活開山機

(山東快書)

薄山工報社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八·開封

（山東快書）

朱德明復活開山機

泰山工報社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開封市中山路北段 331 號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開封市北書店街 100 號

河南省鄭州印刷廠印刷

鄭州市天成路人民廣場對面

書號（汴）135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4

1725 行

印數 1—2,126 冊

定價 2,500 元

河南圖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豫新書字第貳號

編者的話

在偉大的治淮工程中，廣大工人，民工和參加建設的人民解放軍部隊，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發揮了無比高漲的社會主義勞動熱情，無時無刻不在出現着新的紀錄和新的創造與發明；充分地顯示了祖國建設的強大威力和勞動人民的豐富智慧，本集所蒐集的六篇「山東快書」，便是這種事實的真實紀錄。

這六篇「山東快書」都是治淮工地上一些愛好寫作的同志利用業餘時間寫的，其中有兩篇——「慶祝打通輸水道」，「來回報喜訊」——是戰士的創作。正因為這些作品真實地反映了工地的情況，當時在薄山水庫工地報紙——薄山工報上發表後，曾受到水庫廣大讀者的歡迎。我們爲了使這幾篇作品能與更多的讀者見面，故集成了這個小冊子。但因我們的水平有限，蒐集時間倉促，同時對「山東快書」這種形式還不太熟悉；因此不論在內容上，形式上或者在故事情節結構和人物刻劃上，都免不了要有不少缺點，歡迎讀者批評和指正。

薄山工報社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

目 錄

慶祝打通輸水道……	趙廣臣、蕭傑（1）
兩架手提開山機……	張子操（14）
朱德明復活開山機……	向韜（22）
來回報喜訊……	宋延年、于克河（40）
全家治淮……	盧向韜、徐啓山（50）
史久明和「油底板」……	張子操（57）

慶祝打通輸水道

趙廣臣 蕭傑

說的是盼到了天明盼天黑，

到了天黑又盼天明；

這兩天我有個急心事，

只罵太陽磨洋工。

(白)同志們，該向我說啦，你說快書的淨是信口開河，
人家都說日子二十四小時不夠用，你倒嫌太慢。我
說，同志們：

都只爲盼着輸水道勝利來打通，

我那夜也沒睡安寧。

好容易盼到這一天，

星星落了天才明。

我披上衣服就往工地跑，

嚇！這一天工地就是和往日不相同，

人山人海嘍嘍叫，

真比那二八月的廟會還威風。

我好比騰雲駕了霧，

強賽似三伏天吃了冰激凌。

撒開腿跑到出口處，

嚇！那一洞的電燈像火龍！

洞裏邊，來來往往人不斷，

一個個好像陷陣打衝鋒。

我邁步就往裏邊走，
只看見老張小李正幹工。
大老張滿身上下冒大汗，
他叫了一聲李德忠：
「嗨！最後一砲可關緊，
輸水道就要打成功。」
小李一聽頭一扭，
「少囉嗦吧！
趕快幹活是正經。」
老張說：「咱打這個洞子可不容易。」
「是啊！八個月日夜不停的幹，
要容易的話還叫什麼英雄洞。」
「怎麼？八個月時間你嫌長？」
「當然嘍，一個月打通我心裏才高興。」
「啊！」大老張一聽大聲叫，
吐沫星子四下嘯：
「一個月打通輸水道，
這不是做夢吃星星。」
「誰說來！
假如像蘇聯用的原子能，
這個洞真不夠一砲轟的。」
「喂！別吵啦！
我唸個消息你聽聽。」
董班長拿着一張報紙跑過來，
他拍了一下李德忠。

小李一看是董班長，
「班長！現在工作正緊要，
你咋在節骨眼上亂喳開，
你拍我一下不要緊；
可知道得耽誤幾秒鐘！」
班長說：「我給你倆來賀喜，
你倆的事蹟在報上登。」
說着展開那張報，
哈！像片印的還挺清。
小李一見沉不住氣，
老張可直向他瞪眼睛：
「看！登了就算登了吧！
你咋一點也不冷靜。」
「看看看，你咋這麼好鑽空子，
我是說現在幹工正緊急，
誰的耳朵還顧得聽。」

（白）你顧不得聽，可有人要聽哩。同志們！你聽吧：

說一說他倆怎樣上的報，
拉一拉他倆怎樣立的功。
有一天他倆上工去，
一直走到小道坑，
李德忠只顧往裏走，
「咚！」地一下子，

（白）怎麼啦？

小李抱住個腦瓜子直是哼。

(白) 碰住啦！

「是啊！這一下碰的可不輕。」

他痛的眼睛直淌淚，

指着木頭脚亂踹，

「呸！死木頭你算真操蛋，

專門往人家頭上碰。」

(白) 啊！你看他還怪木頭碰他哩！

「這裏的電燈這麼亮，

莫非你沒有長眼睛。」

(白) 看！他還怨木頭沒長眼睛。老張伸手把他拉過來，

「你彎下腰木頭還能把你碰嗎！你別罵木頭啦！離

了它咱的任務還完不成哩！」

小李氣的嘟嚕嘴：

「倒楣倒楣，真倒楣！

碰的我現在還頭脹。」

兩個人說着往裏走，

：進洞來商量今天咋分工。

老張說：「今天打鑽我來打，

你昨晚担沙累的可不輕。」

「別客氣啦！老張！

再大的工作我一樣撐。」

老張說聲：「管！管！管！

不過注意身體也是大事情，

可不能拿着革命資本硬來逞英雄！」

「哎！老張咱倆不是挑過戰嗎？

咱決心爭取要立功。」

老張說聲「好！」

兩個人拿起風鑽就幹工。

誰知道這洞子有這麼低，

直起腰來就碰頭，

彎下身去腰發疼。

沒有辦法只好跪下打，

膝蓋跪的鑽心疼。

正打着打着咋搞的，

小李的風鑽忽然拉不動，

「老張老張你看看，

怎麼風鑽會出毛病？」

「怎麼啦？」

幹活時思想得集中呀！」

老張向前拉風鑽，

唧！唧！照樣還是拉不動。

老張想：這是出了啥故障？

「不好啦，小李！

原來是黃泥水堵住打不成。」

「這咋辦呀！」

「得『整』出來呀！」

小李說：「說着容易做着難，

黃泥水在洞裏有啥辦法往外整？」

老張說：「有辦法啦！」

說着就爬在地下把水吸，

吸一口覺得不好受，

吸兩口心裏直「惡應」。

小李問：「味道不錯吧？」

老張說：「你想還能錯啦！」

老張吸罷小李接着吸，

多半天才把黃水吸乾淨。

小李說：「回去得先嗽嗽嘴，

可別得了腸胃病。」

他二人接着打風鑽，

好容易才把眼打成。

他二人拉着風鑽往外走，

只累的走路腿也抬不動。

老張小李坐在山坡上，

心裏有事不高興。

小李說：「老張你這人真奇怪，

爲什麼老是不吱聲。」

「吱聲麼？洞子小地方窄，

直腰拉架都不行。

今天打眼累的滿身流汗，

打眼的時間還超過一點鐘。」

「是呀！這樣下去咋能行，

不用說立功上北京。

就連火車也坐不成。」

「小李，咱立功不立功是小事，

完不成任務誤了工！」

「是啊！老張，怎麼辦呢？」

「小李，咱遇上大河就搭橋，
山高還能擋飛機？
上級號召找竅門，

咱們倆腦子機器得開動。」

「找竅門這個我倒沒意見，
不過咱可不能弄個瞎子白點燈。」

「你怎麼搞的？

工作沒做先說洩氣話，
沒動手你就知道鬧不成。
要沒有發明和創造，
哪有飛機會騰空。」

「算啦！你說那些閑話有啥用，

我又不是糊塗虫，
創造就說創造的話，
你拉飛機給誰聽！

要說飛機能騰空，
難道說飛機還是你發明？」

兩人在一塊來研究，
也沒弄出個啥究竟。

回家後大老張端起飯碗不想吃，
到晚上睡覺也不安生；
想呀想呀使勁的想，
恨自己腦子太不靈。
嘴裏咕嚕心裏想，

董班長一旁被吵醒。

(白)老張！老張你怎搞的？

半夜三更發「嚙怔」。

「不，不，班長你過來！」

「什麼事呀？」

「班長，咱們的創造要成功。」

「啊！老張，創造成功啦，

你半夜三更鬧的啥『古董』。」

班長，我想了個新的工作法，

可不知道行不行？」

「什麼方法你說吧！」

這件事兒我倒想聽一聽。」

「道坑裏不是拉不開架嗎，

咱找上一大根木棍，棍子上邊拴條繩，

要高就往高處舉，

想低就往低處撐。

高高低低隨着咱，

也不知行通行不通？」

班長一聽就說「管管管，

這個辦法準能行。」

他兩個說話不覺得聲音高，

把全班同志都吵醒。

小李還在說夢話：

「誰？誰？吵什麼？

什麼事情了不成，

夜不行更事，算了吧！

幹活要等到大天明。」

班長說：「小李！小李！快起來，

看看咱的新發明。」

「什麼新發明呀？」

小李翻身忙爬起，

提着褲子亂咕嚕：

「在哪裏呀！

叫我看看什麼樣？」

班長說：「趕緊睡下朦住頭，

到了天明就成功。」

小李說：「聽說發明勁來了，

甭說叫我朦頭，

兩眼也就合不成。」

你一言我一語，

不知不覺天發明。

打眼的新方法要試驗，

同志們個個都熱情，

來到洞裏拿起鑽，

木頭上面拴上繩，

「唧！唧！」打了整兩下，

咋着啦！風鑽東搖西擺的，

你看它好像得了搖頭風。

「你們這樣打不管，

這樣子風鑽損失可不輕！」

班長一見鑽搖動，

命令試驗馬上停。

老張說：「可真毀啦！」

班長說：「鬧了半天還是沒成功。」

小李蹲在一旁喘粗氣：

「真糟糕！

到底是弄了個瞎子白點燈。」

他瞪着兩眼看風鑽，

腦子裏七上八下亂翻騰。

他忽然雙腳蹦起一聲叫：

「班長，行啦！」

「什麼行啦？

怎麼你青天白日做大夢。」

小李說：「班長！

咱把風鑽弄成小死扣，

讓它拴緊不活動。」

同志們一聽齊說對對對！

班長說：「到底是小青年的腦子靈，

想出個辦法實在精！」

「班長，你別說啦，

來來來，我解皮帶，

老張就把綁腿鬆。」

左一道來右一道，

風鑽綑的緊繃繃。

二次又把風鑽來開動，

啍！您聽吧！嘟嘟嘟的連聲響，

小李說：「你聽聽，風鑽聲音格外響，
這個辦法準成功。」

大家捏了一把汗，
心裏不住的直撲騰，
打一個眼來看看錶；
不多不少六分鐘，
創造了打眼新紀錄，
額外還節省六個工。
光榮的事蹟登上報，
輸水道一定早打通。

（白）是啊！現在不是就要打通了嗎？

老張說：「小李，
咱要不創造新的工作法，
任務哪能提前完成。」

「哎！老張，八個月沒撈着吸點好空氣，
把我悶的可不輕。」

「小李，咱參加祖國大建設，
就是吃苦也光榮。」

「你看，我也沒說不光榮呀！」
這時候洞那邊也是嘟嘟嘟的一勁叫；

老張高聲喊着：

「進口同志們！咱們快會師啦！」

只聽得那邊也喊着：

「出口的同志們俺準備好啦！

定把你們來接迎。」

說着喊着眼打好，

裝上了炸藥就用砲轟。

只聽得轟轟連聲響，

就像是天塌地要崩，

輸水道響罷最後一砲，

山南山北透了明。

同志們一見洞打通，

一個一個往裏衝。

同志們一時鬧翻了天，

個個臉上露笑容。

進口出口伸過手來行個握手禮，

小李扎着腦袋就往那邊「攻」，

「攻」了半天「攻」不動，

（白）「我怎麼『攻』不動哪！」

那還能「攻」的動嗎，人擠的比石頭還硬哩。

洞外邊幾套鑼鼓一齊響，

口號響的像雷鳴：

「慶祝打通輸水道！」

「堅決爲毛主席爭光榮！」

幾萬人呼着口號進了洞。

（白）我的個媽哟！要不是石頭硬，準把山給擠塌啦！

這時候整個工地鬧翻天。

老張小李被大家高舉起，

大家舉着就往天上扔。